

在“啥也不是”的喜剧里，寻找“必须有什么”的夜晚

【文/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从屏幕到现场 为“不孤独的快乐”买单

“早年没人觉得即兴喜剧是正经表演，一怒之下，干脆就叫‘啥也不是’。”胡蝶解释厂牌名的由来，语气里已无怒意，更多的是坦然。如今，这种“不正经”的表演，正吸纳着前所未有的关注。

年轻人涌入喜剧空间的热情，首先在网络上被点燃。打开各大主流视频平台，输入“喜”字，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》《喜人奇妙夜》《喜剧大会》等综艺条目便会喷涌而出。根据云合数据，过去一年暑期档，有三档喜剧综艺跻身全网热度TOP10，播放量均破千万，并获得S+评级。互联网的聚合效应，将喜剧的关注度推向了惊人的量级。

而在线下，高热度表现为惊人的消费力。观众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投币，他们想要身临其境。

“去年我的‘晚安白日梦’专场巡回演出了30多场，总观众人数超5000人。”2025年上海国际喜剧节大赛冠军、喜剧演员白麟回忆。大量“线上老观众”，或因好奇或因粉丝效应，正积极地填满线下演出空间。在大麦网相关演出的热评区里，有不少观众是线上喜剧节目的拥趸。“线上追了所有赛季，第一次来线下支持！”“终于见到‘活’的卡司了。”诸如此类的留言随处可见。

这种由线上引流至线下的兴盛，甚至唤醒了原本小众的喜剧品类。胡蝶敏锐地察觉到了变化：“以前问观众是否了解即兴喜剧，台下根本没人举手。现

在不一样了，观众不仅看过，还能细数近年来诞生的不同厂牌。”

在不一样了，观众不仅看过，还能细数近年来诞生的不同厂牌。”

从屏幕前的个性化“追更”，到走进剧场成为集体笑声的一部分，年轻人的消费行为背后，是一次深刻的情感需求变迁。在原子化的都市生活中，他们渴望的或许不只是内容本身，更是一种不孤独的快乐体验——与周遭的陌生人共同因一个笑点爆发出掌声与欢笑，以确认自己与他人情绪的共振。

重塑笑的现场 由规则塑造的安全感

然而，当线上观众带着预设走入剧场，两种喜剧逻辑的碰撞也随之发生。

在线上，喜剧被切割、传播，金句和高光片段决定流量；它追求极致的情感共鸣和快速的情绪释放。而在线下，尤其对于即兴喜剧而言，核心是“玩耍”与“快乐”。白麟对此体会深刻。他说话快，嗓门大，凭借极具感染力的现场表现感染观众。但他坦言，这种风格“一上镜就不吃香，因为显得太浮夸”。

演员必须做出选择：是迎合线上塑造的流行审美，还是坚持现场艺术的独特本质？许多演员选择了后者。因为线下，才是喜剧最初的土壤与最终的归宿。

“只有通过线下一场场演出感受观众的笑点，积累素材，才能写出一个足以搬上节目的系统化的本子。”入行一年多的喜剧演员菜园子道出了行业普遍的生长路径——线上成功的喜剧，无不来源于线下反复的打磨和反哺。

那么，线下喜剧，尤其是即兴喜剧，究竟靠什么吸引年轻人？

“即兴喜剧既是喜剧，也是游戏，它没有剧本，但有规则。”菜园子解释。这个规则分为两部分：一是演员之间必须无条件地互相配合、接续灵感，无论搭档给出怎样的设定，演员都必须接梗而非拆台；二是观众成为演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他们提供关键词、设定情境，甚至直接参与互动。

在这个世界里，共创和合作是必要的，甚至是强制的，否则喜剧将无法进行下去。可以说，规则为即兴喜剧演出创造了安全空间。“因为彼此配合，并知道你和



“啥也不是”厂牌喜剧演员合照。

“记住，我们这儿‘便宜没好货’啊！”

喜剧演员胡蝶扬起眉毛，对着台下挤满的观众抛出第一个有关门票价格的“梗”。这略带自嘲的笑话，直指她身处的这块约百平方米的演出场地，以及那个很随性就定下的名字——“啥也不是”。这个由她创立的即兴喜剧厂牌，名字本身就就像一种宣言。此刻，这个位于商场角落、名为“into-space”的白色空间里，折叠椅呈扇形摆开，最近的观众几乎一伸手就能触到演员的衣角。没有传统舞台的仰视感，它更像放松的游乐园。

接下来的90分钟，笑声几乎要掀翻房顶。

这仅仅是城市之夜的一个微小切片。同一时间，从南京东路到淮海中路，无数脱口秀、漫才、即兴喜剧正在大大小小的场地同时发生。大麦平台数据显示，仅2024年上海地区的脱口秀演出场次就已突破1.5万场。就在上个月，历时79天、演出超过250场的第11届上海国际喜剧节刚刚落幕，刷新了十年来的剧目数量纪录。开幕大戏喜剧《72国房客》加演多场，“购票群体中青年观众高达70%”。有人自称“啥也不是”的喜剧，以及它背后庞大的喜剧浪潮，正成为许多年轻人夜生活中“必须有什么”的去处。他们在这里寻找什么？他们为什么愿意为笑声买单？当笑声如潮水般涨起又退去，究竟有什么东西被留在了沙滩上？



白麟



表演中的喜剧演员。

我是绝对善意的，观众和演员间就会放下戒备，于是就能玩了，游戏也就开始了。”胡蝶解释。白麟描述那种感觉：“这时候，我们仿佛扔掉了‘成人世界’，只是玩耍，观众也深度参与进来。”

胡蝶见过太多这样的转变：观众进门时脸上还带着下班后的疲惫与麻木（她称之为“‘活人微死’的班味”），但在第一个互动游戏后，“紧闭的嘴就打开了”。她记得一位常客，最初只敢在伴侣耳边悄声说话，如今已在互动环节大胆地跳起爵士舞。

在这个由规则构筑的安全“游乐场”里，年轻人首先寻得的，是一种被允许放松、被鼓励放肆的许可。

笑的另一面 微小但重要的自我确认

当安全感得以建立，“笑”便开始了它更为复杂的工作。

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擅长使用“地位颠倒”制造笑料，直至今日，该方法仍然百试百灵。在今天的喜剧舞台上，员工调侃老板，乙方戏谑甲方，对“啥也不是”的年轻人来说，看喜剧带来一种“爽”感。现实生活中的束缚，成了喜剧中被“把玩”的对象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代偿。在白麟看来，这种由“颠倒”而来的“爽”感，是最直接的解压阀。

但喜剧的功能不止于解压，年轻人也通过它重建着连接。

每次开演前，“啥也不是”喜剧都有一套固定仪式：所有观众都站起来，为身旁的陌生人揉揉肩膀。观众与观众、观众与演员之间瞬间“破冰”，形成信任。“和不熟悉的人一起开怀大笑，比在饭桌上尴尬无言强多了。”26岁的观众日落是胡蝶的忠实粉丝，几年追了无数场演出。她带朋友，甚至带刚认识的约会对象来看表演，喜剧仿佛有魔力，自然地拉近彼此间的距离。更重要的是，喜剧提供了一个自我情绪被“看见”

和“梳理”的契机。胡蝶常在演出中向观众征集素材：“最近让你最不舒服的一件事是什么？”“你内心深处最想要什么？”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压抑、被忽略的“痛点”，被拎到舞台的聚光灯下，通过喜剧化的演绎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宣泄与审视。

很多年轻人的压力来自绩优主义和面子文化的双重焦虑。“归根结底，大家就是希望自己别丢人。”菜园子说。而喜剧，恰恰擅长解构这种“拧巴”。胡蝶分享了一个案例：她曾饰演一个笨拙的芭蕾舞舞者，当对手演员挑衅“你跳得这么差，首席应该是我”时，她没有反击，而是坦然“让位”。她说：“其实当芭蕾舞首席是妈妈强加于我的梦想，而我真正想做的是个小提琴家。”演出结束后，一位观众向胡蝶发来感谢短信，他曾追逐外在的成绩，但胡蝶的话点醒了他，终于让他放下心中的执念。

笑不是答案 但或许可以帮你找到答案

对于喜剧演员而言，他们的野心或许更大一些。白麟在每场演出前，都会在入口处随机采访观众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问题：“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？”演出中途，全场灯光骤暗，这些不同声音的回答会在剧场中交替响起。笑声很重要，但他更希望赋予人能量：“将好的价值观传递给观众，真心诚意地用‘笑’去托举他们。”

胡蝶在青年夜校教授即兴喜剧。在一堂课上，她让学员想象自己是一棵树，经历发芽、繁茂、枯萎的全过程。班上一个平时总是乐呵呵的男生，在表演中泣不成声，课后他坦言，那一刻想起了逝去的奶奶。他袒露自己的柔软，也释放了深藏的情感。

那种由舞台传导至生活的力量，虽然微弱，却真实可见。观众日落经历过一段低潮期，她说，灰暗的日子里，翻看喜剧粉丝群里的聊天记录、看看演员的动态，



胡蝶

菜园子

那个“好想去现场看喜剧”的简单念头，会成为点缀生活的微小盼望。

周五晚上，那位总是坐在第一排、安静大笑的女生，已经是第无数次走进这个场地。她不太与演员互动，但能叫出许多演员的名字。“我非常喜欢他们的戏，而且我能感受到他们对喜剧的热爱。”她说，“这种热爱悄然地积蓄，也成为我日常的动力。”

这个自称“啥也不是”的角落，就像庞大城市机器中一个微小的情感缓冲区。相比于昂贵的心理疗愈，喜剧给了年轻人一种便宜、即时又安全的情绪重启键。在这里，年轻人放下场外生活的重负，在90分钟的梦幻里，与他人联结，倾听自我的心声。当明天太阳照常升起，这份能量虽不足以改变现实，却或许能让人以更轻松、更勇敢一点的态度，推开门，再次走入人海。

这，可能就是当代年轻人，在每个“必须有什么”的夜晚，走进剧场，所寻找和带走的东西。不是解药，也不是答案，而是继续前行的、一点点珍贵的暖意。